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五

臨江後學白魯得之考異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錢屯田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
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
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
學兼讓行于鄉里車一廿不土未與取江南常州歸于

有言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
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
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
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秦州如臯縣再遷屯田
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薨
無以疾一字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
辭家貧其母賢聳躬織紉以資其孝問每夜讀書蘇本
有不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佯卧母且睡輒復起讀蘇
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
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
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
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逆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

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刀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
得火所發牒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牒
折足合之皆是仇人蘇本作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然

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究君即日出某家
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蘇無此字神明其佐置州數

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
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
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
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
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
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
家勝作五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

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
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
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舉
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
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
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皋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
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
君為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
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
福昌縣君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
鍊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
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

公輔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二一作三年九
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
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顯項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
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
乘亂世蘇訛作世起餘杭有地三十州號蕪吳越而王
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
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
哉此疑當有銘曰一字然諸本俱無武進之錢自寶七
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

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達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大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
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閭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
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
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
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
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尺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
之居喪者惟仕官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

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美知夫
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不至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鄉字子
俞道州永明家蘇宣本諱字川縣並作某縣人也天聖

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

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

喪去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

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

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

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

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

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諮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墮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諱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拱家本作其同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相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

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三代諱家蘇本皆作某府君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監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各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其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泰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棟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蘇無尚書字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

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德
力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
祭于朝以至祭顯遇 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
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
清河縣太君皆備尉卿仁翼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
適大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
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
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
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氏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
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君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

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
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
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
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教人之孝者
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北人
後為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
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
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覆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
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 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
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於蘇作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大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大學學者自遠而至大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蘇無其字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蘇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

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力為諸教授以疾免既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延居大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大學已而病蘇作疾不能朝天子勅遣使者存問又以大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大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出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

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吉作窮今從碑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甕一壺之殖諸本作植今從碑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文湧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吉作吾始今從碑及家蘇本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

夜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自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初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吉求而字作有今從碑及諸本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蘇脫有字恨

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由一作况常由其死也回顧乳者劍家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

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
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
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
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
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
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
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加綿二州推官又為秦蘇誤
作秦字刑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
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
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女康節城三郡太君
自其家少微一止時其家以約其後常不使過
之曰吾兒不能若父於此出倫等所以君忠難也其後脩

取夷陵太夫人言笑自如

吉本

有汝家故實賤

也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
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一年列官于朝始得
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出書一無尚書
二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
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
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二
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龍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吉本無兼尚
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大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大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德
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
善成德百耳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
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
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
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碑俾知
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
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
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瀨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
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燕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壹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
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
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歸州遷大常丞博士
坐海陵獄管馬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
大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
籍遂為校理同知大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
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
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
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胡
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

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 天子患館閣

職廢特置館閣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

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

刻也如此後治諸暨刻隣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刻

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

君亦以治刻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

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諸公卿與諸學士群居向詢人

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已 吉誤作也今依家蘇作已

屬下句是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

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

偃兵死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閑

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

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蘇誤作雍州

吏有數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

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

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

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

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

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

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

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

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每請兵不得又能率

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

已而知其 復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案受命

如言言復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
賢不可以一青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
大赦且罪無再生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
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
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
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素宦至出書司封真外郎階朝
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其祖諱其皆不仕父諱其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
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嚳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
鬼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
卒天子憫然拊膺錄其子偶為大廟齋即君之平生履
憂患而遭此也如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

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
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其君之大節
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
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叢等編定

周石墓表諸本皆作君諱其字某某爾其縣人朝佐竊謂
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為
考春陵志悉書之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六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墓誌四首

尚書日虞兵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蘇本無此字科蘇右

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

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

父於蘇本無於字河南今為河南

縣無此二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十

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北府司理參軍

遷汝州梁蘇有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

官薦其能者數十蘇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

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

州之滎陽蘇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

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二日晨起衣冠

得疾一有及寢而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

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諸孫

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游資州資人蘇作州家

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

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

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效信矣嗚呼善

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

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稱思吉勝此字

也見齋斯可也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家有夫子字銘曰

物載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身乃燁而敷尹氏之先父

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

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子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志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

封

公

公

公

公

公

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峰字希深其先也

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

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

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

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昭考始為盛族公之皇考

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

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曰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

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

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

皇考以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

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

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景山之陽遂以葬

蕭從順來朝是時在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

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

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

其滿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

宿重兵兵嘗慙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術

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

州之民與其番蘇誤作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

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

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國圍為之數空而

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一作蜀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

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蜀老以白蜀人

隨之者萬計皆恂恂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
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
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
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賞爲
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
姦發伏逆見隨决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
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
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
直學士權三司使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
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

父憂服除一本嘗言憂于京師以喪南二年召試知
制誥判流內詮議台本作諫公從家本者言李昭新定
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
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古乃著其一議曰從新樂者
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
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不或論高而
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紀載右切中時病三代已
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世詔方得其體世所謂常楊
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
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
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在懿太后起二陵於
永安至於鐵石春鍾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

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中第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
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
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數其寶者準其方之物費
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
人以為便天下之更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父積吏緣以茲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學尤劇一有象字尤若簡而有
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
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
七年不發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壹不問民始
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
來遠而家本無而字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及家本及

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六部侍郎簡肅

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也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

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備兵公曰契丹畏葸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衣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君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

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大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二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其年廿月某

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術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畜蘇誤作藩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國固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閣者以白蜀人

隨之者萬計皆恂恂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
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
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
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賞爲
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
姦發伏逆見隋决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
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肯開封
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親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
直學士權三司使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
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

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
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
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獻不及古人而懼後
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
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足
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
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葸而貪利且無隙以開
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
無事也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
出戡賊謂肅太后欲以天子衾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
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玉服見祖宗君何而拜乎太后
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

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衣冕也
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
公為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
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
直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
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大原王拱辰
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
而下二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
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
家人勤儉不知為憂奢謹于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
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其甲
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回葬于絳州以其年其肖其

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
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
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德實
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建為易參干
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
家賜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文刻銘章納于墓

贈薛本無此字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會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曰贈
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

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絳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年君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_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

子曰是必大吾門曰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息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知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汝州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二人唐知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沅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息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息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及本斯之謂仁鄉人之

思封樹長存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

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

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

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

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

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此無病其言談詞氣尚足

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

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

搢紳之士一無此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擢片流離四十
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耶惟世
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
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
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
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
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
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
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
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
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
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

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遷
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
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
大臣臨邊督戰募游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倫專節
才可用又十字言一有替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
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
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
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
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
踈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豪州以刑部員外郎為
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
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奔已父公與秦州曹瑋
得胡蘆河路諸本有無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諸本
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
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
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
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
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
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
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

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
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
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此本
五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辨明敏少能此本見奇
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
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此登侍
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
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
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
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二字無此梅氏遠出梅伯世
父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
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

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

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

卒天子贈賻優恤諸本無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

尉寺丞明年八月一作九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其鄉原

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歎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

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

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按譜圖處士誌

夫人王氏武昌令柳夫人劉氏而柳次子仲之配

則蕭氏也與此誌所書全不同夫譜圖石本之公

親書而家集又公子禁手寫孫恕所校者何如

括如此請俟知者

公諱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

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君蕭

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退封穿本無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後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

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

叔父其狀貌本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

人言為悲本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

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

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本有

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閩二州推官

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

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典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蘇本有縣雖陽字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

身不造其門其蒞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人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有官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負為父賃春公折之一言通即具

伏盡取其產鉅萬蘇本有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

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

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

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

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

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

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

所羈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

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

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蘇本無尚書兵部員外郎王

公墓誌銘代題蘇家無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城平中分通許為咸平

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

諱作父諱銳世以賢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

剛入之急及公而賢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

可以調天下賢安是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

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

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

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

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

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暮年不獨善人

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

夫數千口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
治河為諸縣最麻斐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
雖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
得復乃已改穎州司法參軍州蘇本無州字民藥氏
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蘇本有州字民害有
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
而禁惡也蘇無也字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
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
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
下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婦人緩急
而為性寬靜沉默蘇本有及拱其守十一字左右丞
史有不如意未嘗管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

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
子男十一人二早卒女二作人一二無卒子家一適朱氏
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拍子原之
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次拱之左誥殿直次
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己守將作
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參軍少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
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誥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
有陰德于人而無與者至吾先君不有子其躬而以
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負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
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
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蘇誤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
一足大公明知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涼
其源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味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
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
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與其可哀者皆宜且見於予文且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
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曰
相徃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
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
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
里山礪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貌不可得然雖蘇誤
然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
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
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
蘇本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
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蘇本有也字嗚呼可哀也
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
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
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

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
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
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
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
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
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
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杜掌
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
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充
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
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古誤作堂人自曾

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
野質厚材良孰屯其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
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蘇誤作甲之鄉三世于此
其歸其歲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蘇家本無二小字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
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一作李相由將以其弟之女一本作子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
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
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

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事履侍
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
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即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
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
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
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
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
一有且字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
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
生姓各坐貶監慶州商稅徙四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
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
十餘人上元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
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
以縣事決於其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箴憚下吏君
山年少位卑能不畏屈予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
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

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
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
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下可以此汚吾夫也而
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
妾也君山問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
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
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
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
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
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
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
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

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
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
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
屍浮而至驗之比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
而盜殺其中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
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
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
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
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
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
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
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

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官為親榮今幸還家五弟獨以柩歸甚以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作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

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

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七一作十九年予與夢

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承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

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

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嗟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

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

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
起舞歌呼因大吉本無此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知我
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傳辨其無此字意
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幾因而
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
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將
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
一作甯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首合負其所存常
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
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
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
娶溫氏生四一作其娶溫氏生三男一女將以慶曆四

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
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
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
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
不使其施吾不所歸外徒為夢升而悲

大聖寺丞家本無四字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

若千里其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紀毅

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
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

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二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蘇一作求賄汙令而為自恣至君蘇本作君至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

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二字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蘇本作治字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

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
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世矣嗚呼使
民更一世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歟君其可不惜
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
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
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
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
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
此四子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蘇本無
其字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夫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

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
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即字夫人趙氏行夫生
四歲爲黜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
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
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
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
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
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
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
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

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賢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憚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

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父也其存

隴城縣令 諸本無四字 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
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
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
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
秦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
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
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爲人

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聞訟往往
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爲
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
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
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
莫能改也君仕二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
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濬皆
舉進士濬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濬爲祕書丞濬
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濬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
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
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
其門足以彰爲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

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寃吾不可不
爲理乃陰察他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
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
屍浮而至驗之比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
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
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
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
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
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
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
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諱又歸迎其親自太康
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

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官爲親榮今幸還家五弟獨以柩歸甚以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節

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小洛諸本作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

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成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蘇本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

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

師魯自盜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

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馮几而坐顧稚子在

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

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

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

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

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為銘曰

歲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二十八

